吳頭徐聲

（徐迺）

這一篇的題目，未免太奇怪了，什麼叫做「王頭徐臀」呢，其實說將出來，却是人人都知道的，「王頭」就是王子伊文的腦袋，「徐臀」就是徐碧雲的屁股。

徐碧雲犯了誘引闖編的案子，被警察所拘留起來，乘議院議員王子伊文，到處向人磕頭，托人替他說情，甚至於向管監的獄官，也磕頭無算，托他照應徐碧雲，捧角捧到這步田地，真可算得是一樁怪了事，其實據我看來，徐碧雲這個人，本來沒有可捧的價值，就算一時高興，替他吹噓吹噓，目下見他這樣的不知自愛，關出極不道德的案子來，也就應該與他斷絕關係了，為什麼還要替這種淫奔走請託，關出許多笑話來呢，有人說道，北京的捧角，與上海不同，譬如子伊文與徐碧雲，一定平時有了特別的關係，所以現在縱出這樣的案不顧身份，我笑道，就算有了特別關係，那是底下的關係，不是頭上的關係，為什麼徐碧雲的底下闖出事來，却要教王伊文的頭上，晦氣呢，王伊文的腦袋，總算是倒霉了他十八代的霉了。

因此我又聯帶的想起一樁事情來了，徐碧雲在警察所裡，不是打過電話服服的嗎，仔細想想，這也是很不公允的，徐碧雲犯的是奸案，這個奸的東西，當然是在他身體的前面，決不會在他身體的後面，為什麼前面的東西闖了禍，却要後面的東西替他挨打呢，徐碧雲的屁股，不來是很吃虧的地方，現在又要挨打，就也是倒霉了他十八代的霉了罷了，王伊文的腦袋，冤哉，徐碧雲的屁股，

勸忠祠

（五柳）

新婚燕爾的時候，情意綢繆，恨不得一時半刻，要結束清碗，要建立什麼紀忠祠起來，嚇唯天申報上說，曹二將居然大破慳囊，用了五千國大洋，買下了一部的家奴，要說是應著後說的，那來我就不敢嘆吾了，還有一層，馬來，馬二將軍的面子絕算不小了，不過我對於這勸忠祠，子卷有些疑問，究竟這忠祠，由誰人的說，國家的主人翁，就是我們老百姓，馬二將軍，既然要忠於民，是就這樣的忠，不必為一部長我就不敢嘆吾了，還有一層，馬二將軍是基督的信徒，或者是一忠於宗教，也未可知嘍，勸忠……勸孝……都是一回什麼事呢……大家等著聽罷

哀梨室隨筆

（劉哲公）

民國七年秋，皖人張某，以一泥故旅長，率隊入齊魯之湖南縣名）所主人校，正張之第一語，即問校中女生，有梁者否，校長怕極，愚聲爭吁少帥以媚之，後張失敗，說者謂由政中與張第書風所致，其說似非無因，他姑不俱論，即以製衣一事，為證耳，則甘慕侯亦可謂絕無僅有矣。

官場說項，極有法門，蘇書水竹村人為總統，邀某本命長電，請調出京時村人之弟宴之，席間徐謂邦曰，有羅某者，向為家兄所賞識，左右之任，請携羅往何如，邦唯唯，未幾抵浙，逐委羅某苦鹽，其實村人尚不知有此事，以今視昔，固無異於超高指鹿為馬也，

張啓中者，說美而心狠，湘督張某之螟蛉子也，居恒特徧面孔，愚僚爭吁少帥以媚之，後張失敗，說者謂由政中與張第書風所致，其說似非無因，他姑不俱論，即以製衣一事，為證耳，則甘慕侯亦可謂絕無僅有矣。

官場說項，極有法門，蘇書水竹村人為總統，邀某本命長電，請調出京時村人之弟宴之，席間徐謂邦曰，有羅某者，向為家兄所賞識，左右之任，請携羅往何如，邦唯唯，未幾抵浙，逐委羅某苦鹽，其實村人尚不知有此事，以今視昔，固無異於超高指鹿為馬也，

卅分鐘寫真記

（姚鈍白）

畢三，滬人而已也，為畢三畢或作畢鑫）忽上倚虹樓，佩假淞滬警備部上海地方檢察廳長，